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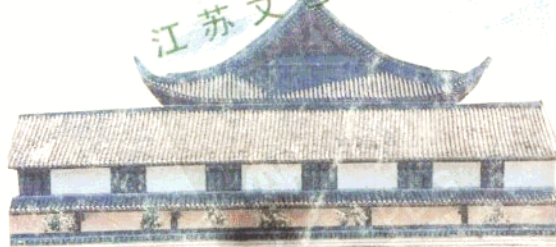
黑雨腥风七进八出
巧夺飞鹰曲折离奇
神枪快刀东来西往
营救少帅惊心动魄

营救

营救张学良

东方明

江苏文艺出版社



本社推出纪实新书

营救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一片诚心，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谁知一下飞机，自己却变成了阶下囚。

为了营救张学良，杭州笕桥航校的二十名东北军军官，夜闯监狱，查询犯人；放火救火，突袭军统秘密联络点；乔装僧人，深入风雪迷茫的蒋介石老家——溪口雪窦寺，终于发现了少帅和赵四小姐的踪迹。

他们左右逢源，周旋于军统（复兴社）——中统之间，除去了打入内部的女间谍；当机立断，将计就计，控制了奉化机场飞机起飞权；冒死进山，又巧劫死牢，义感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头目“小飞天”，让他施展飞檐走壁、神枪快刀的绝技，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与少帅取得了联系，并定下了救走少帅、直飞西安的行动计划。

信号发出，飞机备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而，这东风为什么没有吹来？少帅为什么没有飞抵西安？

纪实文学《营救张学良》，将向你披露这一既惊心动魄又回肠荡气的历史经过。

东方明著 估价：2.95元 16开本 预计91年6月出书

谍海“神相”

“神相”苏成龙是个传奇人物，他看“相”预卜未来，“神相苏”的美名蜚声海内外。“七·七”事变后，鬼使神差，他竟成了国、共、日“三重间谍”。后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他以高超的“星相术”作掩护，与日特汉奸斗智斗勇，从而胜利完成了窃取日寇绝密情报的“钓鱼行动”……

作者不仅披露了江湖黑社会的内幕，而且还生动表现了国、共、日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同时，通过“神相苏”一生的传奇经历和坎坷命运，形象地揭示了所谓看相、占卜、算命的欺骗性，及其千百年来之所以能愚弄群众的真正原因。作品融传奇、民俗、趣味于一体，引人入胜，欲罢不能。

邹绍志著 估价：3.50元 16开本 预计91年6月出书

本社推出纪实新书

缉毒! 缉毒! 百年缉毒大战

制毒、贩毒、吸毒, 禁毒、反毒、缉毒! 本文全景式地展现了人类近代史上旷日持久、长达百年的缉毒大战。

当今环球, 几无净土, 茫茫人海, 毒患处处可见。少女因吸毒坠入烟花, 明星因贩毒落入法网, 市长因嗜毒断送前途, 总统因护毒沦为阶下囚, 毒枭狡猾凶残, 缉毒专家机敏睿智……为剿灭人类这一头号公敌, 百余年前拉开序幕的一场缉毒大战无休止地持续至今, 其规模声势远在荷枪实弹、两军对垒的世界战争之上。这场似乎永无尽头的搏杀终于引起二十世纪末人类的极大关注和焦虑……

本文资料翔实, 视野开阔, 气度恢宏。真实而又细腻地记录了毒品给人类带来的无尽灾难以及当今世界各国在缉毒领域里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亚洲金三角之谜, 欧洲毒枭内幕, 中东、南美内战秘闻, 乃至今天火速蔓延的贩毒黑潮皆在书中得到生动形象的反映。一册在手, 尽知人类缉毒的百年历史和现状。

潘承凡 杨德华著 估价: 2.90元 16开本 预计91年6月出书

追捕铁路大盗——全国铁路打击匪盗纪实

警报! 谁能料到, 八十年代末的中国铁路竟发出SOS——

瘟疫般的乌云笼罩在共和国经济大动脉的上空。客运列车上, 光天化日下众多乘客的钱包不翼而飞, 寒光逼人的匕首直抵旅客的脊梁, 爆炸以及燃烧的悲剧一演再演; 货运列车上, 彩电、冰箱频频被窃, 进出口物资屡遭哄抢, 甚至连军用专列上的导弹、火箭发射器也难逃厄运……这里有外部流窜的江洋大盗的暴行, 也有内部监守自盗的蛀虫的劣迹……一时黑云压城, 举国上下, 群情震惊!

是可忍, 孰不可忍! 接受了紧急命令的共和国铁路治安大军, 以雷霆万钧之势, 拉开了围歼罪犯的法网……

本书全方位地、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我国铁路治安史上这一沉重而又辉煌的一页。这里有罪犯的狡猾和狰狞, 更有铁路公安干警的机智与骁勇; 有形形色色犯罪分子的最后覆灭, 也有弃恶从善者的良知再生; 有对内部蛀虫且恶灵魂的深刻揭露, 更有对广大铁路公安干警的热情讴歌……

作品文笔流畅, 挥洒自如, 在谱写一曲铁路公安干警正气歌的主旋律中, 不乏有许多警策世人, 令人深思的余韵。

张向持著 估价: 2.95元 16开本 预计91年6月出书

江苏文艺出版社向您推荐

中国文学鉴赏辞书系列

《古文鉴赏辞典》	14.95元
《中国新诗鉴赏大辞典》	18.50元
《历代怨诗选诗怪诗鉴赏辞典》	12.65元
《历代文言小说鉴赏辞典》	31.95元
《中外微型小说精品鉴赏辞典》	15.95元

名人丛书

《名人讲演》	3.80元
《名人日记》	4.40元
《名人书信》	3.50元
《名人语录》	(估价)4.50元
《名人忆旧》	(估价)4.50元
《名人小品》	(估价)4.50元
《名人遗嘱》	(估价)4.50元

纪实文学新书

《“76号”魔窟的女主人》	3.80元
《倾城之恋》	3.60元
《海南特区大纪实》	2.00元
《天王寺硬气功》	3.60元
《子午线上的大鸟》	(估价)2.20元
《斜阳下的躁动》	(估价)3.40元
《台湾政坛风云录》	(估价)3.80元
《一百个人的十年》	5.80元

新武侠小说

《绝代双骄》	18.95元
《鸾驾侠影》	(估价)5.80元
《风流鸳鸯剑》	即出
《罗刹夫人》	3.00元
《神木令》	6.85元
《骷髅人》	6.50元
《绝世双姝》	6.80元
《九大绝技》	即出
《阴阳人》	即出
《下九流》	即出
《奇门兵刃》	10.80元

港台言情小说

《爱怨交加》	2.70元
《爱情游戏》	2.90元
《青春的浪潮》	2.95元
《云的记号》	2.50元
《胜利女神》	2.95元
《花落莺啼春》	2.65元
《别说你爱我》	2.50元
《奔放青春》	2.60元
《梦归》	2.30元
《一夜天使》	2.40元

蒋介石披了大衣，瞥了瞥墙上的挂钟：3点20分。他自言自语道：“还有10分钟。”

“先生要出去？”

“不！不！”蒋介石摆摆手，“嗯！你通知警卫室，三点半钟，有一个叫袁彦的军官要来见我，不必通报了，径直领他进来。”

“是！”侍卫应了一声，退后两步，以一个标准的转体动作来了个向后转，移步出门。

蒋介石双手互握着，走到落地窗前，张大眼睛望着外面自天而降的鹅毛大雪，张口吟道：“银世界，玉乾坤，望中隐隐接昆仑。”略一停顿，又若有所思地说：“金陵降雪，西安此时不知如何？”说完这句话，他退到墙边沙发上坐下，双目微合，僧人入定似地不言不语。

一个月前，张学良、杨虎城两将领在古城西安联合发动“兵谏”，把前去督促催逼“剿共”的蒋介石扣押，并通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击日本侵略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参与下，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被放回南京。张学良为顾全蒋介石的面子，不听中共代表的劝阻，执意陪蒋返宁，不料一下飞机即被扣留。蒋介石恨张学良“犯上”，密令军事委员会成立高等军事法庭，审判这位声名显赫的东北军首脑、一级陆军上将、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法庭审判长李烈钧宣布：张学良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民权五年。消息泄出，全国哗然，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蒋介石。蒋介石一看苗头不对，便假作人情，以“委员长”名义请求国民政府对张学良特赦。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宣布赦免张学良。但与此同时，军事委员会却宣布对张学良“严加管束”。这实际上是蒋介石玩弄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南京。

三九严冬，天空彤云密布，渐刮渐剧的朔风挟来一股股北方的冷空气，寒暑表里的红线像被什么东西压着似的，直线下降。当温度降至-7℃时，朔风渐弱，纷纷扬扬卷下满天大雪来。须臾间，六朝古都变成了一位白雪老人。

黄埔路（今解放路）蒋介石官邸里，二楼办公室门窗紧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蒋介石穿着一套毛哔叽军便服，坐在一张比乒乓球桌略小的橡木写字台前，一手端着蓝花白底瓷杯，一手拿着线装书，聚精会神地看着。忽然，外面走廊里传来极轻的脚步声，接着，传来一个压低了嗓音的喊声：“报告！”

蒋介石听出是值班侍卫的声音，头也不回地“唔”了一声。门被悄无声息地推开了，侍卫官走进来，在委员长斜后角一米处站下：“先生，外面下雪了，给您送暖气吧？”

蒋介石的办公室里虽装有热水汀，但难得使用。而且规定，白天送暖气必须经他本人同意才行。刚才他看书实在太专心了，以至没发现外面下雪。这会儿听侍卫一说，才觉得身上有些寒意。他张口想说话，不料却连打了两个喷嚏。

“嗯！是有点凉了。”蒋介石放下已经喝空了水的瓷杯，站起来搓着双手，“嗯！不过，大白天，还不需要送暖气吧？”

“是！”侍卫看看蒋介石瘦瘦高高、显得单薄的身躯，走到墙边衣帽架前取下海军呢大衣：“先生，您披上大才”

一套花招。所谓“管束”，即是囚禁，委员长要把自己这位契弟像囚猛虎似的囚押起来。不过，蒋介石是聪明人，他知道自己的迫不得已玩的这个花招并不高明，明白人一眼就可以看穿。他恐怕舆论再度大喧，便想把张学良秘密移囚外地，遮人耳目。这是一桩大事，蒋介石亲自谋划。经过近一个星期的周密考虑，他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军委会直接领导的中央宪兵团执行。委员长要来宪兵团连以上军官的附有简历的名单，亲自从近百名军官中遴选，最后圈定三营中校营长袁彦担任“特别卫队”队长。今天，蒋介石召见袁彦，亲自下达任务。

下午3时30分，袁彦准时到达。这位宪兵营长35岁，身材匀称，长瓜脸，高鼻梁，有一双明亮机灵的大眼睛，称得上相貌堂堂。和所有被最高统帅单独接见的中下级军官一样，他穿着一身崭新的马裤呢校官服，高至膝盖的马靴擦得乌光锃亮。他进门就双脚并拢，“咔”的一个立正，举手行礼，像一名值星官似的爽声大气道：“报告校长，中央宪兵团第三营营长袁彦奉命前来谒见！”

蒋介石一听对方称自己“校长”，知道此人是黄埔生，便抬了抬身子，像是要站起来似的：“唔，袁营长来了，请坐！”

侍卫把宪兵营长引到离蒋介石五米距离的一张木背软椅前，示意他坐下，然后轻步退出门去，在门外站着。蒋介石睁着眼睛打量袁彦，良久，方开腔道：“袁营长是什么出身？”

“报告校长，学生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生。”

蒋介石高兴地点点头：“好！好！黄埔学生，革命军人。”

“完全仰仗校长良苦栽培！”

蒋介石又问过袁彦的个人简历、家庭情况后，把话转到正题上：“袁营长，你对上月西安发生的张、杨兵谏事件有什么感想？”

袁彦想了想回答道：“张学良、杨虎城以暴力威胁委座安全，实属以下犯上，应当受到全国所有军人的谴责！”

“嗯，说得很好！”蒋介石转动着眼珠子，向宪兵营长透露了一个秘密：“袁营长是否听说过，对这个问题，张学良本人也已经有了认识？”

对于这种涉及到核心机密的传闻，袁彦即使真的听说过也不敢说。他轻轻摇头道：“报告校长，学生家眷最近赴沪访亲，家中无人，故一直住在兵营里，除了指导部属操练，就是阅读军事书籍，对外界传闻毫不涉耳。”

这个回答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他站起来，走到桌前，从文件夹里取出几张纸，晃了晃：“这是张学良写的《请罪书》，你可以看看。”

袁彦意识到蒋介石此次召见自己一定和张学良有关，而且无疑是一次升官晋级的机会。他双手接过《认罪书》，一句一字地认真默读着。蒋介石对于张学良违心写的这份东西极感兴趣，看过多次了，对其中有些句子甚至滚瓜烂熟，出口能诵。袁彦看的时候，他在室内踱步，边踱边说：“汉卿写得不错，嗯，实在不错！比如——‘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大罪。兹颜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哈哈！”

袁彦看完《认罪书》，神情窘迫而畏惧。好在委员长似乎察觉到了这一点。他从袁彦手里拿过《认罪书》，卷拢起来，摇晃着说：

“嗯！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汉卿东北易帜，功在国家，名扬天下！此次搞兵谏，尽管有胁迫上官之罪，但念其当初易帜之功，又写了这份《认罪书》，我的意思是网开一面，不予深究，因而向政府提出特赦建议。政府采纳了我的建议，现在已宣布特赦张学良，

此是好事！嗯，不过，如果现时就把他放回西安，恐怕于国家不利。听说东北军在那里闹得很凶！因此，军委会决定对张学良实行管束措施。嗯，这个嘛，当然是鉴于形势所作的迫不得已的决定。一旦形势趋于平和，当然要让他完全恢复自由。汉卿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还应当让他带兵打仗嘛。袁营长，军委会决定把看束张学良的任务交给你负责。你看如何？”

袁彦听人说过，蒋介石交代任务一般都用命令口吻。如果他对下属使用了“如何”之类的商榷词汇，那就说明这项任务特别重要。假使哪个下属不了解这点，误以为委座在作民主楷模示范，想发表什么相反意见的话，那他就会倒大霉。因此，这会儿蒋介石话音刚落，他马上一个立正：“报告校长，学生一定尽心尽力执行命令！”

蒋介石走到写字台前，用毛笔在印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字样的笺纸上写了一道手令，递给袁彦：“袁营长，你回去把这交给你们黄团长，他会在两天内从宪兵团挑选三十名素质优良的军人，组成一支特别卫队，负责对张学良的管束事宜。你，就是特别卫队的负责长官，卫队长。这项任务的一些具体细节问题，我已给副官处说了，回头你去一次，他们会向你一一交代的。”

“是！”

蒋介石看着宪兵营长的脸问道：“袁营长，你个人有什么要求？”

“报告校长，学生没有要求。”

“好！好！”蒋介石点点头，咳嗽一声，站在门外的那个侍卫应声而入，恭听委员长吩咐：“带袁营长去觐副官那里。”

袁彦向蒋介石行了个军礼，退到门外，随侍卫往楼下副官处去。

就在蒋介石接见袁彦时一辆美国小吉普顶风冒雪驶至官邸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中

等身材、穿半新呢质军官服的中年人——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处长戴笠。十年前北伐战争时，戴笠这位浙江同乡，当过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副官。在这以后，善于投机钻营的戴笠青云直上，深受蒋介石宠爱，被人称为“蒋介石身上的佩剑”。凭此关系，他晋见蒋介石时享有特权，可以不经通报径直进门。当然，只能进到小楼底层会客室。能否晋见，还须得到委员长本人同意。这会儿，戴笠走进会客室，一名侍卫尾随而进。

“哦，戴处长来了。”

戴笠朝他点点头：“委员长在卧室？”

“不，在楼上办公室。”

“麻烦上去通报一声，戴笠求见。”

蒋介石身边所有人，从副官、秘书、侍从、警卫、司机、厨子，平日都不时得到戴笠送的钱钞和物品。因此，不论求见还是呈文，只要戴笠开口，无有不允。那侍卫上去看了看，下来回复：“委员长在接见别人，戴处长稍等一会吧。”

“也好。”

一会儿，那侍卫又来了：“戴处长，委员长让你上去。”

戴笠对待下属，凶狠暴戾，像一头恶狼。但见了蒋介石却低眉顺眼，立正行礼，恭称“校长”，犹如一只媚态十足的猫。蒋介石指指沙发：“戴科长，坐！”戴笠的处长是复兴社新近成立特务处后才当上的。在这之前，他是特务科长，委员长叫惯了，改不过口来。

戴笠坐下。他当过副官，知道蒋介石跟人谈话最忌啰嗦，喜欢言简意赅，于是不待委员长开口便说：“校长，学生按照您的吩咐，已经物色了一名人选，是否合适，请校长定夺。”

蒋介石因禁张学良的打算，在他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上“特赦建议”时早就有了。国府特赦令一发，他连夜召来戴笠，指示特务处物色一名忠诚可靠且精通业务的特工，

担任特别卫队训导员，其任务主要是代表复兴社监督宪兵特卫，严格防范张学良与外界接触，以免再度引起轩然大波。由于事关重大，所以蒋介石提出此人必须经他本人点头后方能上任。现在蒋介石听说已选定人员了，马上打个手势问道：“这个人的情况怎么样？”

戴笠事先已把有关材料看了多遍，差不多背得下来了，说起来十分流利，如竹筒倒豆子，不打半点隔顿：“此人名叫胡天侯，字子熹，今年26岁，浙江岱山人氏，少年时候在普陀山出过家，民国二十年毕业于中央警校，先在江苏省警察厅当科长，后经胡宗南介绍到我手下的情报部门工作，在对江西共区渗透，收集东北敌伪情报等工作中屡建功劳，现在挂中校衔。”

蒋介石点了点头，又问：“此人家庭情况、社会关系怎么样？”

“胡天侯双亲健在，本人尚未婚娶，有一姐一妹，均已出嫁，夫家是做生意的。”

“哦！……嗯！”蒋介石站起来，大概觉得有些冷，把呢大衣裹了裹，轻轻踱到窗前，望着外面银装素裹的世界，沉思不语。戴笠见状，不知凶吉，小心翼翼地走过来，站在委员长身后，神情紧张地望着蒋介石的背脊。

片刻，蒋介石头也不回地问道：“戴科长，你说此人曾经当过和尚？”

“是的。他在普陀山玉照寺当过四年和尚，十四岁才离开寺庙的。”

“这么说，他应当懂得一些佛教知识？”

“是的。”戴笠吃不准蒋介石为何对胡天侯的僧侣经历这样感兴趣，其实蒋介石已在考虑第二步棋子了。

蒋介石一个急转身：“好！就让他担任特别卫队训导员。”

戴笠心里一松：“遵命！”

“不过，戴科长，本委员长把话说在前头：人是你荐上来的，倘若有啥差错，我可

要唯你是问！”

“是！请校长放心，这个人绝对可靠。”

蒋介石在沙发上坐下：“事情就这样定了。我决定三天后把张学良押往杭州，就因在你们在杭州的那个情报站，柳巷路……”

“柳巷路112号。”

“对，暂囚112号。”

戴笠连连点头：“那我明天就去杭州，让他们布置一下。另外，让浙江站派几个得力特工来南京，一起押解张学良，还可作为胡天侯的助手，发挥作用。”

“很好。”蒋介石转脸望望窗外，“明天去的时候，路上有积雪，你让司机把车开得慢一些，务必注意安全。”

戴笠大受感动，眼睛湿润了，站起来道：“谢谢校长关怀！”

蒋介石又交代了几个细节问题，打发戴笠走路。

外面，雪越下越大，远远望去，一片白雾，寒气袭人。一阵狂风刮来，地上的积雪和空中的飞雪掺和在一起，漫天乱舞，遮住了戴笠那辆渐渐远去的美国小吉普……

二

夕阳西斜，在天边铺开一抹金红色的晚霞。随着太阳往地平线逼近，晚霞迅速变换着色彩：由金红转玫瑰，由玫瑰转深红，最后变成琥珀色。远处那一座座层峦迭嶂的山丘，在晚霞的辉映下，也幻变出各种奇颜异彩。

从南京通往杭州的一号国道上，驶来几辆汽车——押解张学良将军的车队。打头的是一辆美式道奇卡车。驾驶室上面架着一挺轻机枪。车厢里，八个头戴钢盔的宪兵荷枪实弹分站两侧，如临大敌一般地朝公路两侧窥望。第二辆卡车上坐着二十名和第一辆车

上同样装束的宪兵。第三辆是黑色康泼莱斯轿车，车窗被黑丝绒蒙得严严实实，这是张学良的座车，车里坐着张学良和宪兵营长袁彦。第四、五辆都是小吉普，分别坐着特别卫队训导员胡天侯和复兴社特务处浙江站的几个特工人员。

新上任的训导员胡天侯是一个过早发福的青年胖子，个头不高，一米六几，体重却已超过一百五十斤。他长得肥头大耳，一对微凸的暴眼睛透着狡黠的神色，说话瓮声瓮气，就像是从小洞里发出来的：“唔，才五点多钟，太阳就落山了！哦，再过半小时，这趟特殊旅行就算结束了。”

坐在胡天侯旁边的是复兴社特务处浙江站行动科长宋百川。此人三十来岁，瘦高个子，脸面削瘦，上面布着星星点点的酱油麻子。他目光灵活，一双眼珠子老在眼眶里滴溜滴溜打转。听见胡天侯说话，他微微一笑：“胡训导员对这次旅行有何感想？”

胡天侯说：“出发前，我希望平安无事，一不出车祸，二不遇路劫。现在看来，我的希望实现了。这里离杭州市区不过十几公里地，路面平坦宽阔，不会出事了。”

宋百川打着哈哈：“训导员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胡天侯对复兴社特务处浙江站是很感冒的。因为他和特务处浙江站站长李千步有仇。他担任江苏省警察厅缉私科长时，曾把李千步父亲私运的五百两鸦片全部没收，使李家陷入倾家荡产的境地。胡天侯调到复兴社后，上校站长李千步通过别人之手几次三番实施报复，使他数次险遭不测，干了六年玩命差事，只得了个中校情报员职务。他担心李千步此次指使宋百川跟自己捣鬼，决定抵杭州后马上把他们打发走。他宁可作孤掌之鸣也不要这种助手！由于有这么一个想法，胡天侯对宋百川存有戒心。他觉得对方的笑声似乎有些异样，不禁多生了一个心眼。他

的目光东扫西扫，最后停留在反光镜上。那里面映现出一辆银灰色轿车，离车队约有二三十公尺距离，开得不紧不慢，稳稳地尾随在后面。胡天侯对这辆轿车产生了怀疑。他立即碰了碰宋百川的胳膊：

“宋科长，看见后面那辆轿车了吗？”

宋百川吹了声口哨：“看见了。车队还没驶出南京城，我就看见了！”

“这辆车很可疑！”

“不错，雪过天晴，天气奇冷，一般人不会出来旅游的。如果是公事，早就该超车了，我们这几辆车速度并不快。”

胡天侯皱皱眉头：“我怀疑是盯我们梢的，可能想弄清张学良的行踪。”

宋百川笑道：“哈哈，胡训导员，有你这句话，我完全可以去查问一下了！”话音刚落，他已推开车门跳了下去，动作之敏捷，使胡天侯甚至以为是没坐稳而摔下去的。

司机回头问胡天侯：“我们这辆要停下吗？”

胡天侯迟疑了一下，看看前面张学良的座车，摆摆手：“跟上去！他们会赶上来的。”

第五辆车在宋百川面前停下，四个特务从上面跳下来：“科长，有什么情况？”

宋百川指指驶近的轿车：“把它拦下来！”

说话间，轿车已经驶到他们面前，两个特务站在公路当中，举手高喊：“停车！”

轿车被迫刹停，司机探出脑袋问道：“什么事？”

“检查！”

车门开了，下来一个中等身材、面孔白皙、身穿藏青西装、外罩咖啡色风衣的青年。他朝宋百川等人逐个打量，冷冷地问：“你们是什么人？”

宋百川的声音比对方更冷，透心入骨：“浙江站这个名字，阁下可曾听说过？”

就像冰碰上了火，对方的口吻明显变软了：“这么说，你们是复兴社的喽，不知可有

‘派司’？”

一个特务亮出蓝缎子封面的证件，趾高气扬道：“看清楚！”

青年拿过去看了看，递还过来，并无言语。宋百川冷笑道：“嘿嘿，这位先生，接下去，恐怕是应当出示你的‘派司’了吧？”

青年让司机把公文包递出来，取出证件和公文递给宋百川。行动科长一看，对方名叫崔家声，是甘肃省府与国民革命军第51军联合驻京办事处的办事员。公文表明是去杭州联系购买药品的。宋百川是浙江站的一张王牌，他不但精于擒拿格斗、绑架暗杀之类的行动术，而且还工于心计，极善思考。他看完对方的证件，心中立即想到：甘肃省府、51军的首脑是陆军上将于学忠。这个人自民国十七年从直系转到奉系后，一直死心塌地紧跟张学良。此次西安兵谏，他是积极参与者。由这样的人物派出的办事处人员，又恰恰在这当口跟在押解张学良的车队后面，而且一眼就跟了一整天，从南京一直跟到这里，实在太反常、太可疑了！他妈的，准是想探明张学良的囚所。先扣下再说！

想到这里，宋百川把公文证件还给崔家声，随即，努了努下巴颏：“看看车里！”

特务拉开车门：“空的！”

“这辆轿车是你的？”

“嘻嘻，开玩笑，我一个穷办事员，置辆自行车都难，还买得起轿车吗？这是办事处的。”

宋百川往车身上蹬了一脚：“这车还是新的，不赖！”

崔家声勃然大怒：“你怎么敢……”他突然咬住了舌头，因为宋百川从怀里抽出一支手枪。

“哼哼，老子什么事不敢做？”宋百川手一甩，“啪啪”两枪，把轿车的两个前胎打瘪了，惊得司机脸色苍白，忙不迭从车上跳下来。

崔家声恨恨地说：“等着吧，我要找你们

长官说话！”

宋百川凶相毕露，恶狠狠地把手一举：“什么办事处不办事处，你晓得谁？把他们绑起来，押上车！”

四个特务一拥而上，两个揪一个，不由分说，捆住手足塞进车里，另用绳子把两人绑在座椅上。崔家声怒气冲冲，高声大骂。一个特务问：“科长，要不要往他们嘴里塞点什么？免得他俩叫住过往车辆或行人，替他们松绑。”

宋百川摇摇头：“不用，我另有办法，保证没人敢替他们松绑。”

特务关上车门。此时薄暮已上，宋百川大概怕过往车辆撞上轿车，便让打开前后小灯。几个人围着车子折腾了一番，登上吉普车扬长而去。

特务们一走，司机就问办事员：“小崔，你看有没有办法松绑？”

崔家声早已在动这个脑筋了。他曾在于学忠司令部特务连当兵，学过自救法。但这种办法只能对付一般老百姓上的绑。刚才那几位是科班出身，精通“捆俘法”，根本甭想解脱。他苦笑了一下：“恐怕很难吧。”

“那怎么办？”司机觉得问题严重了。他看看车外，天已黑尽，气温比白天降低了好几度。倘若待到半夜时分，肯定要冷到零下六七度。这样绑着动弹不得，肚里又空空荡荡，只怕熬不过去了！

崔家声说道：“只有求助路人了。听着，倘有车辆经过，咱俩扯开嗓门一齐叫喊，只要松了绑，就有办法了。”

崔家声话音刚落，便听到了汽车马达声。两人大喜，等到那辆卡车开到轿车旁边时，齐声大呼：“救命，救命呵！”

卡车停下了，司机敏捷地跳下车，往轿车这边走来。崔家声和司机松了口气。不料那人走到轿车旁边看了看，却转身走了，任两人迭声狂呼，对方也不理不睬。那人头也

没回，钻进驾驶室，开了车就走。司机大失所望，爆出一串怒骂。崔家声劝道：“老兄，省点神吧，留着点劲等会儿再喊。我不相信每个转方向盘的都是铁石心肠。”

十分钟后，又有一辆卡车驶过，但情况和先前那辆一模一样，就像事先有人关照过司机，要如此这般动作一番似的。崔家声觉得不对头了。他想起那个被称为“宋科长”的酱油麻皮先前说过的“另有办法”，不觉心头一颤：这小子，别他妈的在车门上绑了手榴弹，使过往车辆不敢伸手相救呵！这是存心要弄点苦头给我们吃吃了。这么冷的天，弄不好一个晚上冻下来，真会去见阎王爷的哩！看来，只好试着自救了，看有没有碰巧挣脱的运气。想着，他招呼司机：“看来，咱们要试着自己挣扎了，单靠路人解救，只怕要砸锅！”

司机颇有同感，于是两人开始挣扎。哼哼呼呼动了一阵，崔家声挣出一条腿，司机却白白费劲。由于心思全用在这上面，以至当后面开来的一辆吉普车在他们这辆车斜后侧停下时，两人竟毫无知晓。

外面传来说话声音：“哎，这辆轿车怎么的？坏啦？”

另一个声音显得宏亮，就像雷鸣似地从那人胸膛里滚出来：“车里好像有声响，过去看看！”

那两人来到车旁，一张脸贴在车窗上往里张望：“哎！里面有人，两个，被绑着！”

“问一下，怎么回事？”

崔家声觉得那宏亮的嗓音听上去有点耳熟，可又想不起是谁，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自报家门：“我是51军驻京办事处的崔家声！”

车门被拉开了，一股冷空气扑进车厢，崔家声冷不防呛了一口，剧烈咳嗽，咳得涕泪齐流。好容易咳停，正想说话，眼前手电光一亮，那人笑道：“真是崔家声！老弟，听出

我是哪个吗？”

崔家声的眼睛被泪水遮蒙着，看不真切：“你是哪位？”

“赤光玉，你还记得吗？”

“哎哟！是你啊，怪不得我听着觉得挺耳熟的。”崔家声大喜过望，因为过于激动，声音有些沙哑。

这二位在八年前有过一段交往。当时，赤光玉是少帅张学良的卫士，崔家声在于学忠司令部特务连当兵。奉军在奉天办了所下级军官预备学校，专门训练即将提升为尉官的士兵。赤光玉、崔家声是一期生，在同一个班级待了半年。毕业后，赤光玉被张学良派往英国学习飞行，崔家声回特务连当少尉排长。原以为各奔东西难见面，不料今天，竟在宁杭国道上邂逅相遇！

赤光玉用匕首割断两人身上的绳索，把他们扯出车厢。崔家声和司机被绑了几个钟头，冻得四肢麻木如僵，动弹不得。他俩扶着汽车活动了一会，才能单独站立。崔家声借着车灯光打量八年不见的赤光玉：二十八九岁，一米八十的高个子，长方形的脸盘，体格健壮，长得韶秀不俗。弯弯的浓黑的眉毛下，有着一双闪着睿智之光的大眼睛。挺直的鼻梁，不厚不薄的嘴唇，透着一种表面平稳沉静而内里激昂机警的气质。他身穿一件黑色羊皮飞行服，上面沾着星星点点的泥斑和枯草，看样子是刚从山野灌木丛里钻出来的。赤光玉指指同伴手里那两颗已拧上尾盖的手榴弹：“崔老弟，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竟受到如此彻底的优待？上了绑不算，车门上还吊着这一对会蹦蹦的玩意儿。”

崔家声朝手榴弹瞥了一眼，对那位宋科长的歹毒，感到吃惊。他摇了摇头，苦笑道：“老兄，不光是这哩，两个轮胎也给打穿了，我这小车可是寸步难行啦！”

赤光玉俯身看看轮胎：“小事一桩，咱这位小刘是机械师，专门摆弄飞机的，这汽车

轮胎，稍加捣鼓就行。”

赤光玉、刘小耿是结伴出来打猎的，他们车上带着一应修车工具。当下，刘小耿拿下千斤顶、气瓶等，招呼司机一起把轮胎拆下来修补。崔家声说：“老兄，这里站着怪冷的，上吉普车坐着说吧。”

两人上了吉普，赤光玉递给崔家声一个面包，崔家声饿极了，他一面啃着，一面问道：“老兄现在在何处发财？”

赤光玉笑道：“我是老行伍，还能干什么？半月前刚调来笕桥航校，说是下学期让授技术课，算是中校教官。”

崔家声觉得奇怪：“哎，你不是属于东北军空军的吗，怎么到中央空军所属的笕桥航校来了？”

赤光玉回答道：“上月西安兵谏，我们空军遵照少帅的命令动了动，得罪了中央。少帅一去南京被扣，我们空军就被砍了一刀。我和二十来名弟兄都奉调过来了。没法子，饭总是要吃啊，有的还要养家糊口。”

崔家声吃完面包，开始谈他的事了：“老兄你知道，我一直跟着于长官，前年被派了个美差，当上了驻京办事处办事员，少校衔。这次西安兵谏，于长官跟着少帅干，又是谋划又是签名，还下令缴了兰州胡宗南部队的械。少帅陪委员长进京被扣以后，于长官来密电命令我们办事处密切注意有关少帅的所有情况。12月31日，高等军事法庭判处少帅十年徒刑。1月5日，政府发布特赦令，赦免少帅。但少帅实际上并未恢复自由，据我们办事处获得的情报，委员长密令把少帅押往杭州囚禁。押解车队于今天清晨五时离开南京。我驱车跟踪，一直跟到这里，眼看就要到杭州了，不料被发现了。复兴社浙江站的一个姓宋的科长，带着四名特务把我们绑了，不是老兄碰巧经过，今晚说不定真会冻死哩！”

赤光玉对崔家声所说的消息感到震惊，

“哦，少帅没恢复自由啊？押杭州来了！唔，这个消息可靠程度如何？”

“绝对可靠！押解武装是中央宪兵一个排，头儿是一个姓袁的营长。另外，戴笠派了一个叫胡天侯的中校随队同行，估计是监督宪兵的。”

赤光玉轻声道：“哦，原来如此！”说完这句话，他好一阵不吭声，一动不动地坐着。崔家声斜眼一瞥，那张脸森严如壁，怒气凛凛，好似庙堂里的金刚塑像。

一会儿，刘小耿把工具放回吉普：“修好了，可以跑了。”

赤光玉仿佛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眨了眨眼睛说：“哦！补好了……唔，崔老弟，去我那里吧。今天狩猎小有收获，飞禽走兽都拿得出。咱们喝个痛快！”

崔家声不无歉意地说：“老兄，我公务在身，得连夜去打探少帅被囚地点，好回京去复命。这是大事，办事处张主任等着消息向于长官报告哩！”

赤光玉略一沉思，说：“那这样吧，你打探到少帅被囚地点后，来航校告诉我一声。这几天我足不出户，恭候老弟光临。”

“好的。”

两人握手道别，轿车打亮大光灯，像离弦之箭一般往杭州急驶而去。

三

笕桥，位于杭州市区东北侧二十里地的一个小镇，国民政府中央空军航空学校就设在这里。一九三六年底，东北军空军二十名军官被调来航校担任教官，每人升军阶一级，薪饷增二级。在不知底细的人看来，这是好事，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显而易见的不信任。因为这些军官中，有一半原先都是飞行员，可现在都被取消了驾机升空的资格。

新学年尚未开始，他们没事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闲得四肢发痒，于是各寻消遣之道。

赤光玉和刘小耿结伴打猎，一连数天每天驾车出猎，天天小有收获。回来自己动手烹调野味，晚上拉几个弟兄喝酒聊天。这天，由于在归途上碰到了崔家声，他回到航校已是晚上八点多，走进住室，打开电灯，冷不防吃了一惊：一条大汉大模大样地坐在椅子上。

“哎，你怎么在这里？”

大汉哈哈大笑，声震屋宇：“我等着吃你打的野味哪！”

“你怎么出来啦？”

这个大汉姓舒名亚锐，东北军少校飞行员，原是赤光玉的部下。他调来航校后，百无聊赖，开着吉普车四出兜风。三天前行至西湖畔，正碰上三个警察欺负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头，便下车打抱不平，以一敌三，把三个家伙揍得鼻青眼肿。警察记下汽车牌号，回去向分局头目哭诉一番。打狗欺主！分局长大怒，亲自驾车去航校找军法处长。舒亚锐打了胜仗，春风得意返回军校，不料刚下车就被军法处长唤去，不问长短，宣布禁闭一周。禁闭就禁闭，他老兄打着哈哈进了黑屋子，木板床上一坐，盘腿练功。军法处长处理舒亚锐时，航校校长不在笕桥。今天回到学校，听人一说，他找来军法处长训了几句：这帮子调来航校，心怀愤懑，宜采取怀柔手段。否则，一旦惹恼了，他们在西安搞兵谏都敢，在小小的笕桥什么事干不出来？当即下令立刻释放。对此，舒亚锐毫不知晓，叫让出来就出来了。

现在，他轻描淡写地回答：“咱打了三个警察，一个一天，关三天就让出来了。原先说关一个星期，可能是军法处翻错了《条例》。”

赤光玉高兴地说：“出来得正好，我有一

件紧要事跟你商量呢！倘在禁闭室再待四天，真不知如何是好哩！”

舒亚锐一瞪豹眼：“啥事？快说！”

“略等一下，待小刘把野味烧好了，咱三个边喝酒边谈吧。”

舒亚锐站起来：“也好，我去搞酒！”话音刚落，已经一阵风似地出去了。

一会儿，刘小耿把烧熟的山鸡、野兔、田鼠之类的野味端进屋来，房间里顿时香味扑鼻。舒亚锐双手拎着四瓶“竹叶青”进来，闻着香味，连打三个喷嚏，眼睛往桌上一瞟，一迭声叫“好”！赤光玉拿来杯碗碟筷，三个人围着桌子吃喝起来。舒亚锐蹲了三天禁闭室，吃的是军法处限定的饭菜，缺油少盐，索然无味。此时面对着佳肴，胃口大开，风卷残云一阵乱嚼，刹那间解决了三分之一，这才腾出嘴巴来说话：

“酒是好酒！菜是好菜！从明天开始，我也去打猎。”他拍拍腰里的手枪，“咱玩‘手花子’也有十几个年头了，不敢说夜打香火日射纱，但对付这种兔儿爷什么的，不是吹，只要枪响，没有不中！”

赤光玉说：“你的枪法确是名震遐迩，当年大帅在世时还夸过呢！打猎当然不成问题，不必担心空手而归。不过，看来你这个愿望一时无法实现了。”

“怎么？”

“从明天起，你我另有事情要干了，比打猎重要一千倍，不，无法用数字来比较。”

舒亚锐想起先前说起过的“紧要事”，连忙问：“什么事？”

赤光玉示意刘小耿把门拴上，压低了嗓音说：“少帅今天被委员长押杭州来了……”

“什么？”舒亚锐大惊，急匆匆打断道：“不是说已经特赦了吗？怎么还押着！”

“嘿嘿，特赦是不错，可是还有个‘严加管束’哩，老蒋怎么肯把少帅放出来？”

舒亚锐一拍桌子：“老蒋言而无信，是小

人！他妈的，以后若再落在咱东北军弟兄手里，说什么也不能放过他！”

赤光玉显得很冷静，照样喝酒吃菜，不慌不忙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先说眼前的。现在少帅已被押来了，你们看我们能为他作点什么事吗？少帅是咱哥们儿的老上司，这次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兵谏，完全是为了国家和民族，总不见得让他身陷囹圄，遭受牢狱之苦吧！”

刘小耿说：“咱明天叫上东北军弟兄，一起进城去探望少帅。”

舒亚锐一掌把碟子击得粉碎：“探望个屁！咱手里有枪，体内有血，腹中有胆，不管三七二十一，去把少帅救出来！”

赤光玉笑道：“兄弟正是此意！”

“那就是了！小刘，你去把弟兄们都叫来，咱成立个敢死队！”舒亚锐把左轮枪“啪”的一声扔在桌上，“哪个如若贪生怕死，推三托四，拒绝出阵，对不起，我姓舒的认得他，这‘手花子’可认不得他！”

刘小耿起身欲走，被赤光玉叫住：“且慢！此事得缜密计议才成——少帅囚于何处？如何营救？营救成功后如何离开杭州？去何处？这一系列环节都得谨慎从事，安排妥贴。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打草惊蛇，以后再想营救恐怕就难了。”

舒亚锐想想也是，只好暂且按下性子：“那好，咱仔细计议一番。”

三人密谈到半夜时分，初步确定了营救计划：先探明囚禁处，然后根据那里的警戒情况决定具体方案；营救成功后，立即让少帅化装，登车北上赴西安。

赤光玉对刘小耿说：“小刘，明天上午，你去杭州打听情况，搞清少帅囚于何处。”

刘小耿点点头：“好的。巧得很，省警察厅机动中队一位新结识的朋友正好约我去修摩托，我明天去一趟，跟他聊聊，看是否能摸到情况。”

次日一早，刘小耿就去了杭州。午后，他回来报告：据那警官朋友说，前天晚上从南京押来一名要犯，现在囚于省模范监狱，据说此人是国民政府的大官。

舒亚锐一听来了劲：“八九不离十，咱干他一家伙！”

赤光玉沉思地眨着眼睛：“他们还说些什么？”

“那朋友说，昨天下午他们奉命全体待命，说是准备执行重要任务。天黑以后，林副厅长亲自率二十辆摩托车驶往宁杭一号国道通向市区的路口警戒。后来有人来报告，说南京来的囚车改道行驶，已往省模范监狱那边驶去了。这时林副厅长鸦片烟瘾上来了，就让机动中队王中队长率人追赶，自己却回去抽大烟了。王中队长带着摩托车队一直追到模范监狱，没见囚车，一问，原来囚车开得快，已经到达了。监狱岗哨说押来的是一名大官，囚在后院。”

赤光玉思忖：从所述情况看来，那“要犯”极可能是少帅，看来，有必要采取行动。不过，为稳妥起见，在正式行动前得先探查清楚，吃准少帅确实囚在那里后，立即下手！

舒亚锐见赤光玉良久不语，不耐烦了：“怎么样，今晚上不上？”

赤光玉说：“上！先去两个弟兄到模范监狱附近观察地形，了解警戒情况。同时，另派人去火车站购买几张赴北方的头等车厢票。至于汽车，那倒可以用航校的，不过要把牌照换一下。”

“好吧，我去侦察。”

“你去恐怕不妥，你老兄在西湖边上跟警察干过架以后，杭州城里已有点小名气了，白天在外面晃来晃去只怕会被人认出来。还是让马新龙、何宇去吧，上午我已跟他们十几人谈了计划，他们一致表示愿意参加敢死队。”

舒亚锐无可奈何，只好点头：“那我晚上出场吧。”

……

省模范监狱座落于杭州市区南侧一条偏僻马路上。从外面看去，这里并不像监狱，倒像是一座庙宇：门前两侧立着一对咧嘴呲牙的石狮子，两扇黑色大门上密布粗头铁钉。一对碗口大的铜门环被狂风吹得微微摇晃着，门前有三级很宽的青石阶。所不同的是，那两扇门几乎终日关闭，只有在新囚犯押到或法官审讯时才打开。进入大门，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院子，两个木头岗亭分设两侧，里面有持枪警察日夜站岗。院子尽头是铁门，铁门以内便是真正的监狱了。这个监狱面积不大，关押的都是“要犯”：名声显赫的共产党头子、图谋不轨的国民党军官、屡作巨案的江洋大盗。一般的小脚色，没有资格住进这幢戒备森严的特殊公寓。

监狱对面有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炮楼式的三层小楼，这就是典狱长范庭三的办公楼。这天晚上，轮到典狱长本人担任值班主任。一过下午五点钟，他便让勤务兵去附近饭馆买来几个菜，待在三楼办公室独斟独饮。范庭三是一个具有武夫素质的、身子结实的矮个男人。他的年岁不易确定，说他三十五岁或四十五岁都行。他那张胖胖的圆脸上没一丝皱纹，肤色鲜明。但从上额到头顶却已牛山秃秃，光滑滑的和僧人无异。一双黑白分明的凹眼闪闪有光，然而眼窝很深很大，以致在眼下形成两个小口袋。不过任何人跟他初次见面时，首先注意到的却是那张歪嘴——从嘴角开始一直横贯整个左面颊的长伤疤使他的嘴变了形。这是两年前一个新入监的嵊泗海盗头子给他留下的纪念。那个大海盗在典狱长例行巡监时，突然从放风队伍中赤手空拳地扑过去，几乎把他的嘴巴整个儿撕裂开来。

正因为有了这次遭遇，典狱长对囚徒尤其是江洋大盗恨之入骨，这种心理导致他发明了种种虐待囚徒的方法，并造出了许多令犯人望而生畏的刑具。这些刑具在残酷程度上与法国巴士底狱相比，决不会有丝毫逊色。当然，这一系列发明给典狱长本人也带来了麻烦，他差不多每隔半年就会遭受一次袭击。入狱的大盗们在外面的朋友用多种手段代囚徒进行报复。半月之前，范庭三亲自把身患痼疾的鄞县强盗头子张阿三拷打致死。作为监狱长官，弄死个囚徒实在算不上一桩事，填张表格上报“病亡”就可以了，而且上司也签了字表示认可。但天平的另一头却加重了砝码，张阿三的盟弟、大强盗黄啸混进杭州城，寄给典狱长一封信。里面并无文字，只在白纸上画了一把刀，刀上正往下淌着鲜血，下面画了三个圈。这意思很清楚：血债要用血来还，三天之内要来索取典狱长的人头。范庭三曾在江湖上混过，熟谙这套把戏，知道这无非是黄啸向同伙们表示自己如何仗义而已。倘真的义重如山，张阿三一入狱就该来劫狱了，还用得着等到这会儿来递帖子？因此他也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不过适当的防范还是需要的，他给监狱后院的瞭望岗亭增加了一名岗哨，任务是留意着他这边的窗户。窗开窗关不管，只要发现拉上窗帘了，那说明他遇到危险了，马上通知监狱警卫队过来救驾。

这种措施看来是多余的，因为收到黄啸的警告信已有五天了，大强盗连影子都没露。从昨天开始，典狱长就估计黄啸不敢来，于是便在办公室摆起了酒席，独斟独乐。范庭三是个酒鬼，他在办公室文件柜里摆满了各地名酒：贵州茅台酒、杏花村汾酒、古井贡酒、绵竹剑南春、杜康酒、邛崃文君酒、长沙白沙液、古蔺郎酒、宜宾五粮液、西安稠酒。今晚他开了瓶“白沙液”。这酒特别“够味”，三杯下肚，腹中好似煮沸了一锅水，周

身发热，通体舒适。他正想倒第二杯，勤务员上来报告：外面来了三个人，要求面见典狱长，说有要事相商。

范庭三正喝在兴头上，把手一挥：“不见！老子晚上从来办公！”

小勤务下去不到一分钟，又上来了，是被人扭住双手推上来的，他后面还跟着两个人。三人一上楼，马上成三足鼎立之势分站范庭三周围，一看架式就知道来意不善。不过范庭三并非等闲之辈，他对此也不大在乎，睁着眼睛把三位不速之客逐个打量一番：都是西装革履，头戴礼帽，那副气质模样不像是强盗，倒有点像包打听。他的心放下了大半，不慌不忙站起来，拱手道：“不敢动问，三位来自何方？有何见教？”

这三个是赤光玉、舒亚锐和领航员马新龙。他们今晚全体出动，开来两辆汽车，准备大闹监狱，救出张学良。为稳妥起见赤光玉三人先来和范庭三打交道，摸清底细后再下手。赤光玉哈哈一笑，还以一揖：“典狱长，我们是中统特别行动组的，这次来杭州执行公务，有件事想麻烦阁下。”

灯光下，范庭三眼里透着疑色，嘴上却很客气：“哈哈，好说好说！三位先生，请沙发上坐！”他想待来人坐下后，好去把窗帘拉上（通往窗口方向被舒亚锐堵住了），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先把警卫人员召来再说，安全第一！

但三个不速之客对沙发并无兴趣，站在原处不动。典狱长轧准妙头，认定赤光玉是头目，便冲他点点头：“你们有什么事，请吩咐吧，嘻嘻！”

赤光玉知道监狱进出犯人都有记录，几时进来，几时出去，关在哪个号子，哪怕只在那里呆半天一宿，也得严格履行进出监手续。他想查查典狱长的工作日志，看看少帅囚在这所监狱的哪个角落里，以便采取行动。他朝范庭三笑笑，客客气气道：“典狱长，是

这样一桩事：我们此次奉上峰命令前来杭州执行一项机密任务。事先我们已派弟兄来此地侦查。不意前日该弟兄和复兴社浙江站的特工发生纠纷，被对方诬作江洋大盗逮捕，囚于贵处。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他见个面，问问情由，好向上峰禀报，让上面和复兴社办交涉放人。”

典狱长翻着眼珠子一想，前天倒确实是有两个强盗被押进来，一个姓邵，一个姓潘，是不是复兴社捉的不清楚。不过现在问题不在这里，先得把来人身份弄清楚。于是他问道：“先生，你们说是中统方面的，这个……我们都是吃这碗饭的，知道‘公事公办’的道理，是不是请你们把‘派司’亮一下。嘿嘿，抱歉！抱歉！”

赤光玉哪里拿得出证件，他正想找个借口挡回去，一旁的舒亚锐发作了。他冲着典狱长弹眼露睛：“呸！他妈的，你算什么东西？一个狱卒头，狗一般的角色，也配查老子的证件？”

范庭三见对方并不动手，早已排除“黄啸”之虞，现在他怀疑这几位是省保安总队的。保安总队与警察厅一向有隙，最近尤甚。说不定是故意冒中统之名来搞这套把戏，反过来倒诬警察厅“执法不严”。这可不能让步，绝不能让步！否则出了事，警察厅长要找他算帐的，弄得不好乌纱帽也会丢掉哩！他这样想着，当然不买帐，只冷冷地望了舒亚锐一眼，并不言语，伸手拿起汤勺舀了一勺汤。他刚喝了一口，假装不小心，把瓷勺咬断了，却并不吐出半截断勺，反倒一阵乱嚼。只听得一阵爆豆子般的声响，他竟把瓷勺嚼得粉碎，一口喷到三公尺开外的墙上，然后喝口酒漱漱口，坐在那里朝舒亚锐冷笑。

这番气功表演倘若放到街头去进行，倒可能有人喝采捧场，但在舒亚锐面前，却不起丝毫镇慑作用，反倒被奚落了几句：“嘿嘿，典狱长的牙口不错，可惜没有调教好，让我

来给你调教调教如何？”他言毕走上两步，把一个空碟子拿在手里，右手食指往上面一弹，也没见他如何用力，“噗”的一声竟把碟子弹崩了一块，惊得范庭三目瞪口呆。

舒亚锐若无其事，一弹一块，片刻工夫便把碟子弄碎，剩下一块银元大的，放在手掌里轻轻一碾，碾得粉碎。他将瓷渣朝范庭三一甩，后者没防备，刚好打在脸上，把眼睛都蒙住了，气得“哇哇”大叫。舒亚锐上前一步，揪住典狱长的脖颈，拔出手枪抵住太阳穴，低声喝道：“怎么样，还要看‘派司’吗？”

“不敢！不敢！”

“那听着：快把我们那个弟兄叫出来，让咱见见他。”

“是！是！”

赤光玉示意舒亚锐松手。典狱长的脖颈被舒亚锐当飞机操纵杆揪了一阵，贼痛，扭转了筋，闭着眼睛乱晃。赤光玉拍拍他的肩膀：“这里有电话，你拨到对面去让人把他带这边来。”

“我的眼睛蒙住了，难受得很，让我洗洗。”范庭三想起脸盆就在窗那里，正好趑过去把窗帘拉上，信号发出后，监狱警卫队即刻会把小楼包围，看这几个还神气？

赤光玉哪知底里，觉得这个要求合情合理，便答应了。范庭三洗过脸，顺手把浅绿色的窗帘拉上了。回到桌前，他问道：“你们那个弟兄姓啥名啥？”

赤光玉随口胡扯：“李胜达，32岁。”

“没这个人啊，前天押进来的江洋大盗有两个，一个姓潘，一个姓邵，年龄都已超过四十岁了。”

“怎么会没有？人家明明白白看见他押这里来了！”

“是没有这么个人啊，别说是‘江洋大盗’了，全监狱没这么个叫李胜达的犯人。不信，你们可以查看犯人花名册。”

花名册赤光玉不想看，人家不会把少帅写上犯人花名册的。但他转眼往墙角那个深绿色保险箱看了看，心想：让他打开也好，正好把工作日志弄出来，于是道：“好吧，你把花名册拿出来。”

典狱长从腰间皮带上解下钥匙，走到保险箱前，舒亚锐、马新龙站在他后面，保险箱门刚打开，两人同时伸手，一个把手枪抓在手里，一个拿出那本绛色丝绒封面的工作日志。

“哎呀，这不是花名册！这是工作日志。”典狱长没料到对方还有这么一手。工作日志是记载着一些关于这个监狱内幕的文字，属于监狱的最高核心机密，是不能让人看的。

“工作日志更好。”马新龙说了一句，把厚本本递给赤光玉。典狱长气急败坏，想扑上去抢回来，但眼睛瞥到舒亚锐那张神色凶狠的脸，勇气顿消，只好失望地叹了口气，一屁股坐下，竖着耳朵谛听外面的动静。赤光玉把本子翻到昨天那页，一看，倒抽一口冷气：他妈的，昨天晚上从南京押来的那个“要犯”并不是少帅，而是南京中央监狱典狱长孟扶民！他一愣：怎么？情报有误嘛！嗯，会不会用这个名字代替少帅？不可能！如果他们要耍花招，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个假名字，不必用孟扶民这个名字来代替了。只是，听说孟扶民是老蒋面前的红人，怎么落进樊笼来了？

赤光玉指指本子：“典狱长，他怎么也来了？”

范庭三说：“孟扶民是昨晚押来的，还没有来得及看卷宗，我不清楚。”

赤光玉决定弄个明白：“卷宗呢？”

范庭三从抽屉里拿出火漆印还未揭下的卷宗：“在这里。”

赤光玉打开卷宗一看，里面有一份法院的呈文，说孟扶民克扣囚粮、贪污公款，请求准予拘押审查。蒋介石在上面批了一个字：